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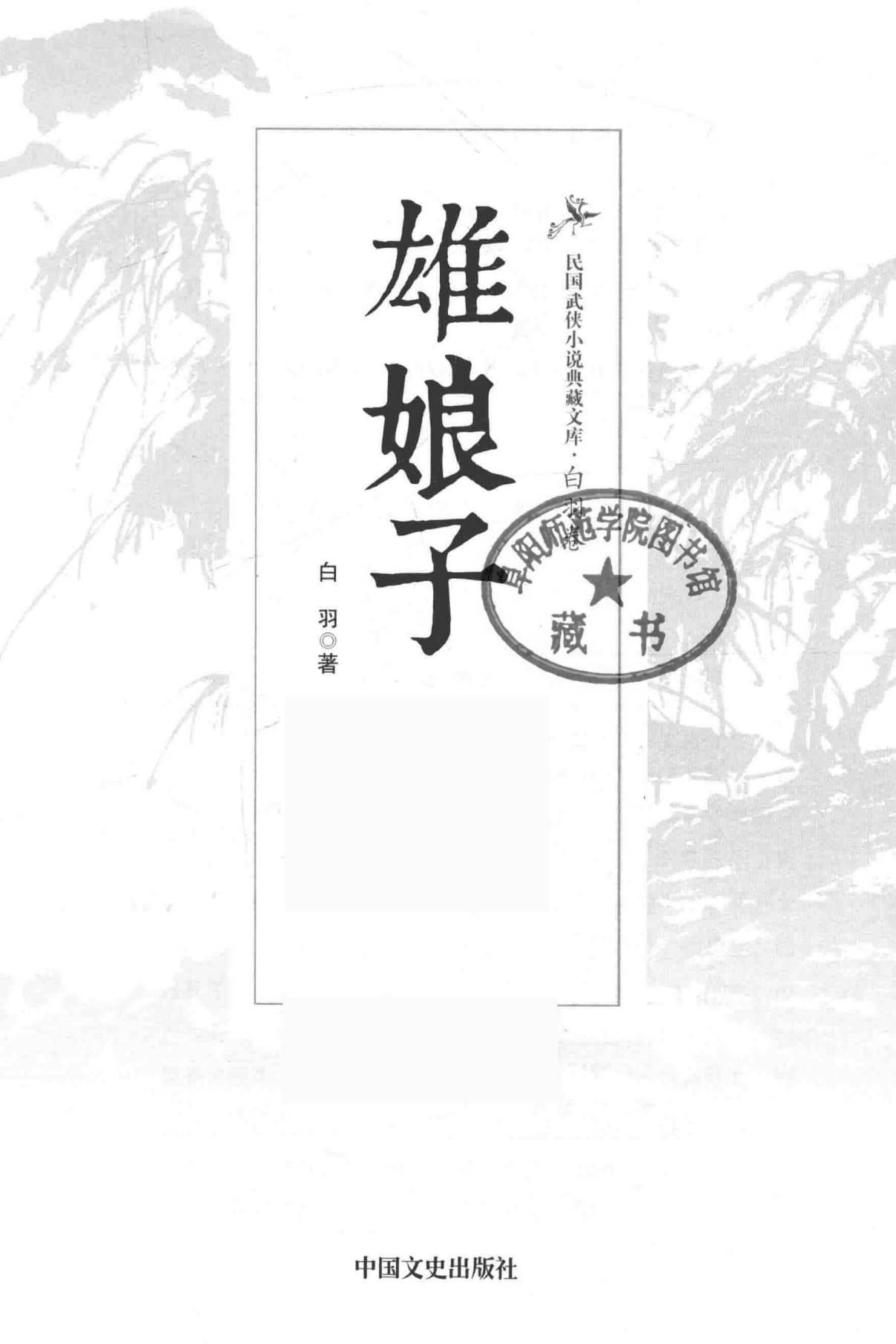
雄娘子

白羽◎著

民國武俠小說典藏
 白羽卷
 雄娘子
 白羽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雄娘子

白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娘子 / 白羽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82 - 0

I. ①雄… II. ①白…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744 号

整 理: 周清霖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3.5 字数: 14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的生平

生而为纨绔子

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我生于“马厂誓师”的马厂。

祖父讳得平，大约是老秀才，在故乡东阿做县吏。祖母周氏，系出名门。祖母生前常夸说：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不信，“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这是真的。什么大官呢？据说“不是吏部天官，就是当朝首相”，在什么时候呢？说是“明朝”！

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据说嫁过来时，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奁田。为什么嫁祖父呢？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很娇生，已逾及笄，择婿过苛，怕的是公公婆婆、大姑小姑、妯娌……人多受气，吃苦。后来东床选婿，相中了我的祖父，家虽中资，但是光棍儿，无公无婆，无兄无弟，进门就当家。而且还有一样好处。俗谚说：“大女婿吃馒头，小女婿吃拳头。”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于是这“明朝的大官”家的姑娘，就成为我的祖母了。

然而不然，我的祖父脾气很大，比有婆婆还难伺候。听二伯父说，祖父患背疽时，曾经挝打祖母，又不许动，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

我们也算是“先前阔”的，不幸，先祖父遗失了库银，又遇上黄灾。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拖着三个小孩（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彼时父亲年只三岁），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赔偿库银后，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苦斗，挣扎，把三子抚养成人。——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七岁时，祖母还健在：腰板挺得直直的，面上表情很严肃，但很爱孙儿，——我就跟着祖母睡，曾经一泡尿，把祖母浇了起来——却有点偏心眼，爱儿子不疼媳妇，爱孙儿不疼孙女。当我大妹诞生时，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又添了一个丫头子！”这“又”字只是表示不满，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

我的父亲讳文彩，字协臣，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母亲李氏，比父亲小着十六岁。父亲行三，生平志望，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人民国后希望当团长，而结果都没有如愿；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便歿于复辟之役的转年，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

大伯父讳文修，二伯父讳文兴。大伯父管我最严，常常罚我跪，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有一次，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被大伯父看见，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然后画一个圈，教我跪着。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我哭声答应，不敢起来。大伯父大声说：“斧子劈福字，你这罪孽！”忽然绝处逢生了，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一把先将我抱起，我哇的大哭了，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卷”了一顿。大伯

父干瞪眼，惹不起我的“二大爷”！

大伯父故事太多，好苛礼，好咬文，有一种嗜好：喜欢磕头、顶香、给人画符。

二伯父不同，好玩鸟，好养马，好购买成药，收集“偏方”；“偏方治大病！”我确切记得：有两回很出了笑话！人家找他要痢疾药，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人问他：“做几次服？”二伯父掂了掂轻重，说：“分三回。”幸而大伯父赶来，看了看方单，才阻住了。不特此也，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说主治某症，他真个就信。我父亲犯痔疮了，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是“车辙土，加生石灰，浇高米醋，熏患处立愈”。我父亲皱眉说：“我明天试吧！”对众人说：“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怎么好！”又有一次，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给他的吃乳的侄儿，治好了某病。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把这药吃下去了，死了！过了些日子，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病了，他又逼着吃，又死了。最后大嫂嫂另一个孩子病了，他又催吃这个药。结果没吃，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

母亲告诉我：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前十年没剩下钱，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大伯父之子）给消耗净了的；我们是始终同居，直到我父之死。

踏上穷途

父亲一死，全家走入否运。父亲当营长时，月入六百八十元，亲族戚故寄居者，共三十七口。父亲以脑溢血逝世，树倒猢猻散，终于只剩了七口人：我母、我夫妻、我弟、我妹和我的长女。直到现在，长女夭折，妹妹出嫁，弟妇来归，先母弃养，我

已有了两儿一女，还是七口人；另外一只小猫、一个女用人。

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能忍辱负重。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父亲也有嗜好，喜欢买彩票，喜欢相面。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赤红脸，微须，矮胖，像一个县官。但也有一位相士，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两万金的家私。倒被他料着了。只是只有二子二女，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也就很说得过去。至于两万金的家财，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万”字。

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父亲歿后，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后来曾经劫难，只我个人的藏书，便卖了五六百元。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一点世故不通，总觉金山已倒，来日可怕，胡乱想出路，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结果是认清了社会的诈欺！亲故不必提了，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不是庄稼人，千万别种地！可以做小买卖，譬如开成衣铺。”

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在路上骑驴，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然后回来。那个拉包车的老刘，便劝我们开洋车厂，打造洋车出货，每辆每月七块钱；二十辆呢，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

种种的当全上了，万金家私，不过年余，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

“太太，坐吃山空不是事呀！”

“少爷，这死钱一花就完！”

我也曾买房，也曾经商。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这期间，还有我父亲的上司，某统领，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诸如段芝贵、倪嗣冲、张作霖……的赙赠，全被统领“人家说了没给，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一句话了账。尤其是张作

霖，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亲到顺城街去谢过，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而结果一文也没见。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

我觉得情形不对，我们孤儿寡母商量，决计南迁。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可将余资交他，代买田产房舍。这一次离别，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我与大妹独留北方；我们无依无靠，母子姑嫂抱头痛哭！于是我从邮局辞职，投考师大，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我们算计着：“五年之后，再图完聚！”

否运是一齐来！甫到安徽十几天，而××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扬言要找倪家寻隙。整整一旅，枪火很足，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足够两三万；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连装都装不开了！大抢大掠，前后四五天，于是我们倾家荡产，又逃回北方来。在济南断了路费，卖了些东西，才转到天津，由我妹卖了金戒指，把她们送到北京。我的唯一的弟弟，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才得放宽一步，逃脱回来。当匪人绑架我弟时，我母拼命来夺，被土匪打了一枪，幸而是空弹，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我弟弟说：“你们别打她，我跟你们走。”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

于是穷途开始，我再不能入大学了！

我已没有亲戚，我已没有朋友！我已没有资财，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我只有了一支笔！我要借这支笔，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

笔尖下讨生活

在北京十年苦挣，我遇见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见热情的援

手。而热情的援手，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民十七以前，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家庭教师、小学教员、税吏，并曾再度从军作幕，当了旅书记官，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军队里欠薪，我于是“谋事无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时期，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

辗转流离，终于投入了报界；卖文，做校对，写钢板，当编辑，编文艺，发新闻。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人也越加糊涂了；多疑善忌，动辄得咎，对人抱着敌意，我颓唐，我愤激，我还得挣扎着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穷途的刺激，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

终于，在民十七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因为在十一天中，喧传了八回换局长，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我就不顾一切，支了六块大洋，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只身来到天津，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

我在天津。

我用自荐的方法，考入了一家大报。十五元的校对，半月后加了八元，一个月后，兼文艺版，兼市闻版，兼小报要闻主任，兼总校阅；未及两个月，月入增到七十三元——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

两个月以后，为阴谋所中，被挤出来，我又唱起来“失业的悲哀”来了！但，我很快地得着职业，给另一大报编琐闻。

大约敷衍了半年吧，又得罪了“表弟”。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十几小时的工作，我只拿到一份月薪，而比其他人的标准数额还少十元。当我要求准许

我两小时的自由，入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都在上班。“一番抗议”，身被停职，而“再度失业”。

我开始恐怖了！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一个人总得有人缘！”而现在，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我没有“人缘”！没有人缘，岂不就是没有“饭缘”！

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糟了！没有人缘！”

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原因复杂，愤激、乖僻、笔尖酸刻、世故粗疏，这还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穷书痴”，而从前是阔少爷！

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

我，没口才，没眼色，没有交际手腕，朋友们晓得我，我也晓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八个字的意味，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

“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

“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

转变人生

然而环境迫着你干，不干，吃什么？我就干起来。豁出讨人嫌，惹人厌，要小钱似的，哭丧着脸，访新闻。遇见机关上的人员，摆着焦灼的神气，劈头一句就问：“有没有消息？”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只回答两个字：“没有。”

那是当然！

我只好抄“公布消息”了。抄来，编好，发出去，没人用，那也是当然。几十天的碰钉，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诱发之法，而探索出一点点的“特讯”来了。

渐渐地，学会了“对话”，学会了“对人”，渐渐地由乖僻孤介，而圆滑，而狡狴，而阴沉，而喜怒不形于色，而老练，……而“今日之我”转变成另一个人。

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这四个字。

由于当外勤，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转回了报界。

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

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

当我在北京时，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而我依然处处失脚。自从到津，当了外勤记者以后，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而步步多踏稳——这是什么缘故呢？噫！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

我在北京，如果说是“穷愁”，那么我自从到津，我就算“穷”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经一睁开眼，就起来写小说，给某晚报；午后到某机关（注：天津市社会局）办稿，编刊物，做宣传；（注：晚上）七点以后，到画报社，开始剪刀浆糊工作；挤出一点空来，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假如需要，再挤出一段小品文；画报

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给他发要闻；偶而还要作社论。像这么干，足有两三年。当外勤时，又是一种忙法。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晚十一点吃晚餐，对头饿十二小时，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挥汗写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地说：“哦！我还短一顿饭哩！”

这样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弃养；喘哮不堪，夜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先母死了，个个人都失了形，我可就丧事未了，便病倒了；九个多月，心跳、肋痛，极度的神经衰弱。又以某种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从此没有了！

易地疗养，非钱不办；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乡下，教中学国文——决计改变生活方式。我友劝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变起了，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钻防空洞，跳墙，避难。二十六年十一月，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轮，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逃回天津；手头还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笔墨，再为冯妇，于是乎卖文。

对于笔墨生活，我从小就爱。十五六岁时，定报，买稿纸，赔邮票，投稿起来。不懂戏而要作戏评，登出来，虽是白登无酬，然而高兴。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一得稿费，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

我半生的生活经验，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么？也未必。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创作态度么？

我对人生的态度是“厌恶”。

我对创作的态度是“厌倦”。

“四十而无闻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我的生平	1
第一章 车前拦双美 酒楼论人妖	1
第二章 护芳邻兄妹御寇	19
第三章 幕后短剑窗畔嗅异香	39
第四章 外家避贼突逢卖花娘	51
第五章 雄娘子再呈色相	71
第六章 同床异梦一击未中	89
第七章 蝶恋花愁侠女夜奔	118
第八章 飞来艳奔则为妾	135
第九章 冤家聚首雄娘子失脚	153
第十章 情留余孽	169
附录：末路英雄咏叹调	叶洪生 181
整理后记	199

第一章

车前拦双美 酒楼论人妖

湖南株洲西南，有一个小地方，叫作黎家冲。黎家冲地方住着一位隐居的老武师，名字叫黎道朗，原是南方有名拳师。当黎道朗中年的时候，在岳阳一家镖局做事，镖局字号是长胜记，总镖头朱宏业，年岁已老，他却很佩服黎镖师的武艺，把他倚为左右手。因着黎道朗镖师，不但武功好，而且人缘佳，所交的朋友，各界都有，拉拢既大，在保镖行自然吃得开了。往往有别位镖客，押货出行，沿途发生了事故，得罪了江湖人物，甚至于镖货被劫，经长胜镖局闻耗之后，就派由黎道朗镖师，拿着长胜镖局的名帖，备具拜山的礼物，前往肇事地点，疏通人情，每每地能把失镖和平讨回。以此黎道朗在镖局劳苦功高，一直干了二十来年，已经升为副总镖头，而且加了“入股”。

等到黎道朗镖师五十多岁的时候，本局镖客又因争镖道，和同行起了纠葛，双方镖客竟以武力拼斗起来。临到末了，总镖头朱宏业，仍烦黎道朗前往折中，费了很大的力量，幸得化险为夷，把镖道争回来，却得罪了好几位朋友，黎道朗为此灰心，觉得同业相争，比起跟绿林道打交道还难，他就暗暗地有了退志。

如此又对付了几年，黎道朗已然五十七岁，并且家成业就，

子女长成了，他就向镖局告老乞休。恰好此时他的第一知己好友总镖头朱宏业已然逝世，朱宏业的二弟朱宏道接管镖局，黎道朗决计退股，告老还乡，朱宏道自是恳切挽留。无如黎道朗去志已决，又耽搁了一个多月，到底算清股款，退出镖局。那朱宏道自然依礼馈赠，又排筵欢送。黎道朗便这样善退了。

黎道朗老不歇心，回转黎家冲，拿出钱来，开了一座酒楼，又在店铺后面，铺着把式场，照样授徒传艺。这时候，黎道朗的一子一女，早已长成。长子黎绍光，幼承父学，善使单刀铁拐，年已二十七八岁，生得长身量，重眉毛，两肩甚阔，十分雄壮；次女黎小霞，年已十八，至今未嫁，也生得长身玉立，气度英爽，颇有英雄气概，善使双刀，又精暗器，却恪守闺训，从不在外面炫才。外面的事，和酒楼的营业，都由黎绍光主持，老当家的黎道朗只和门徒们在酒楼后面练武场，督促门徒习艺，也不过是一半结习难忘，一半随意消遣罢了。

这一日，夏末秋初，宝泉居酒楼（就是黎家新开的那一号），当未申之交，正是午饭已过，晚饭未到，酒楼饭座空虚无人。少掌柜黎绍光也觉得闷闷无聊，便推楼窗，往外闲眺，酒楼对面小巷，住着一家姓张的读书人，家中人口恰与黎家一样，也是一个老头儿，守着一子一女，老婆儿早死了，不过张老者不甘寂寞，新续弦娶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老处女姓王。这老处女大概是因为婚姻不遂，芳春虚度过去了，现在虽然出了嫁，给张老头做了填房，她却被环境激迫，脾气很怪。而且张老者不比黎武师，那是一个身体很弱的老头子了，与这张王氏年貌既不相当，这老处女做填房就郁郁不乐，每每地好生闷气，闹小性，跟这前室之女张家姑娘闹着别扭，连儿媳妇也跟她不和。所幸张门乃诗礼之家，虽然娶了这么一个幽怨乖僻的继室，大体上尚能相安于室，不过

不甚融洽罢了。

张姑娘今年十九岁，小名桂枝，从前和黎小霞，乃是闺房良伴。自从张家继室过门，黎小姐看出这张王氏撇嘴咧嘴的怪脾气，就渐渐跟她们疏远了，而且黎小姐年岁也大了，也不便串门子了。

张家的大少爷叫张金铉，和黎绍光又都是本街上出头露脸的人物，女眷虽不常走动，男子照样往来。街面上每有公益的事，多是黎绍光和张金铉出头，所以，黎家和张家不但是近邻，而且是通家之好。

这天午后，黎绍光在酒楼清静的时候，对窗闲看，恰望到张宅的门口，门口只有一个小贩。放着鲜果挑子，有一两个小孩，围着果挑买零食。还并没有怎么，黎绍光只是漫不经心地闲看罢了，心上空空洞洞的。忽然间，由大街拾来两乘小轿，跟着一辆轿车，直开进小巷张宅，便停住了，一个听差，一个女仆，先从车上下来，过来到轿旁服侍，轿帘一挑，先下来十六七岁一个少女，衣裙富丽，是大家闺秀模样；黎绍光并不认识，大概猜想，许是张宅的亲戚眷属了。第二乘小轿下来的，恰是张家桂枝小姐，两位小姐由女仆跟随，都进宅去了。听差先进去一趟，随后拿出钱来，把小轿和轿车全打发走了。于是哐当一声，张宅的朱红大门交掩，小巷除了果挑，又寂静无人了。

少掌柜黎绍光在酒楼上，看了个清清楚楚，想这大概是张桂枝到亡故的母亲的外家去了，这是刚回来，但不知同来的少女又是何人。心头微一作念，随后也就丢在脑后，把眼光一放，更望到远处，远处是镇外农田，一片青苍，被片片林木遮掩，黎绍光看了一会儿，又放眼往下看，恰好又注视到小巷张宅门前，这工夫，忽有一穿长衫、戴大草帽的少年，从大街穿过，一直进小